

说“忧”论“喜”话“低迷”

凌河



今日论语

这究竟是“忧”还是“喜”——据国家统计局近日数字，今年头2个月，“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”。比如说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增速大幅下降；又比如说，限额以上也即高档餐饮收入同比下降了3.3%。其实不单是庙堂之高，便是平头百姓，也可以感觉到这个“突然”，2000元的刀鱼，只卖700元了，天价的新茶，打了个三折，至于高档白酒的降格以求，就更是路人皆知了——所以就有惊呼“消费低迷”的，似乎满腹一个“忧”字。

“低迷”之“突然”，就在这两三个月，原因显而易见，就在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，“引发公款高档消费的狂降”——比如公款吃喝踩了“急刹车”，于是“高端餐饮企业和高档白酒的销售大幅下降”，两个月来，高档酒肆的营业额，北京降了35%，宁波跌掉30%，上海也下降了两成。就连花店也受到了冷落，开会不再花团锦簇，迎客也不再姹紫嫣红，于是广州那边原来踏破门槛的花店，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生意，有的花老板，一边只好把花儿丢埋，一边则要“转型”甚至“转行”了。至于原本以“公吃”为主力的刀鱼，以“官礼”为大头的好茶等等，就更不免“低

迷”了。

于是也有一种声音，似乎天要塌下来了，他是担忧，忧“市场”受到“冲击”，忧“内需”拉不动了。其实依我所见，这种“低迷”，与其说“忧”，不如论“喜”——且不说一个靠“集团消费”也即公款消费营造起来的“市场繁荣”，这样一种奇特的“刚需”，本来就是畸形的，不可靠的，是一种道道地地的“泡沫”，一触就破；更是说一个“市场”的火热，一种“内需”的形成，如果在很大程度上竟是依靠公款消费这样一种国有资产的“最大流失”，那么这种“繁荣”的成本就太高了，高到了要拿我们的民心向背乃至执政基础去做代价——我们固然

要千方百计拉动内需，但决不是以浪费、奢靡尤其是腐败来“托市”，来“刺激消费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无论是讲经济还是讲政治，这2个月的所谓“低迷”，都应令我们“喜”，而无所谓“忧”。

当然也有一点“杞忧”，那便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尤其是遏制公款消费，不能“一阵风”，不能“虎头蛇尾”，更不能风头一过反弹更烈。如果过了“一阵”，“公吃”复又故态，“市场”因此又走出“低迷”、“增速”又现飙升，那才是最堪忧患的呵——八项规定仅仅两三个月，不是已经有人高呼“市场不行了”，所以要“有点弹性”么？

电动自行车修法须跳出“独家思维”

新民网论

本市《非机动车管理办法(修订草案)》近日举行了听证会。听证主要围绕三大纠纷展开：一是电动自行车车身重量限制在40公斤以内是否可行；二是可否把电动自行车归类为机动车进行管理；三是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未成年人的规定能否行得通。

在此之前，“修订草案”曾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。社会意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述三大纠结。所以，再走一道“听证民主”集中听取不同意见，颇有必要。

“限超令”的修法初衷是减少电动自行车交通肇事，尤其是遏制交通死亡事故的高发势头。

现状是，电动自行车尤其是其中的“超重车”已成为马路杀手。据统计，2007年至2012年10月，本市共查获非机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80余万起，其中约七成系“超重”电动自行车所为。从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的角度考量，颁行“限超令”有足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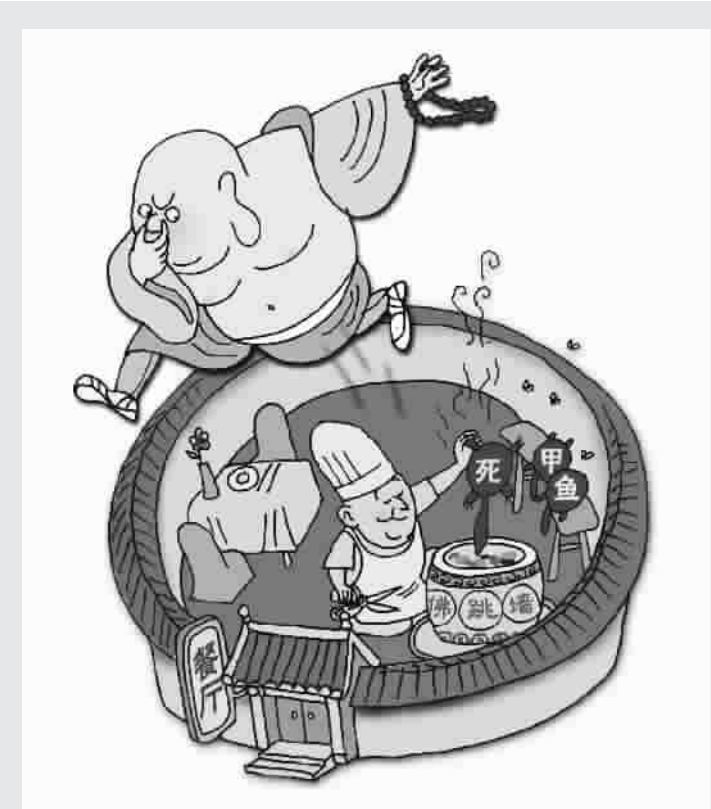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反对者的理由似乎也挺多。其一，在本市地方法规之外，国家所颁行的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》，虽说也对车辆重量作了限定，但只是个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标准，地方修法是否有法理依据？其二，“限超”条款若最终施行，肯定触及厂家与经销商的切身利益，厂家可能为控制车身重量而偷工减料……至于将电动自行车归类为机动车，本已拥挤不堪的机动车道会否雪上加霜呢？

为了避免陷入颁行难执行更难的尴尬境地，本次“修法”务必要跳出交

自由谭

近日参加香港电影节活动，电影节董事、沙龙影业集团主席汪长禹让我去听一个发布会，见我点头而不迈步，他于是戏说此会与诺奖得主莫言有点搭界。

原来，沙龙与“国字号”的影视节目交易中心联手搭建一个“译制平台”，甘为中国影视节目“走出去”的促进派。王氏向笔者亮了底，他所以起劲当促进派，倒确实是与莫言有关。莫言新近得了诺奖，相当郑重其事地感谢翻译家们。是啊，没有翻译家们把他的小说十分努力又十分“信、达、雅”地翻译，使之成为诺奖评委读得拍案叫绝的外文版，评委给莫言的荣誉和奖金岂不成了盲目投票、毫无理据？香港知名月刊的一位总编，与某位公认为“中国通”的资深诺奖评委是老朋友，曾获



佛跳墙

湖州东林镇有人收购大批病死甲鱼,从死甲鱼身上剪下裙边,晒晒太阳后卖给各地的餐馆制作成高档菜肴。

天呈 画

莫言、跑道及其他

姚荣铨

化、多元化的“跑道”，则主要派的是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用处，是要译成多种外国语。汪长禹说须以联合国规定的“6-1”外语为核心去翻译制作，即减去了自家汉语之后的阿拉伯、英、法、俄、西班牙5种语言，现在已启动的影视译制还得再加上日语、朝鲜语之类。所以此次会上见到的国际译制机构和人才，还有来自日本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等亚太地区的行家呢。他们直言相谈，既要通出口的中国国情又要通进口的诸国国情，否则很难做到“信、达、雅”标准，弄不好还要出错。提倡“信、达、雅”的严复是外译中的圣手，有一位中翻外的尖子张彭春，想当年梅兰芳到美国表演国剧成功，因为张彭春是“双

新民随笔

虚弱的自夸

林明杰

昨天难得早起，结果下午就开始感冒。不是都说早睡早起好吗，怎么到我身上就不好了呢？看来还是人各有命，各走各道。

昏昏沉沉中醒来，明白自己还有个随笔没完成。写什么呢？原本想好的题材太有逻辑性，我现在哪还逻辑得起来。随手翻看手机，竟然发现一个朋友发的信息，法国雕塑家菲利普·伊其理(Philippe Hiquily)去世了。

伊其理是谁？就是现在上海静安雕塑公园北京西路、石门二路口转角处3件巨大的黑色金属雕塑《巨型风车》的作者。

我一向记不住老外的名字，但我好些年前在国外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，一件风车，就深深地记住了。我当时想，什么时候上海买得起这样艺术家的作品作为自己的城市雕塑就好了。没料到，现在一下子有了3件，还是最大的！

伊其理还有些其他风格的雕塑，充满强悍而幽默的力比多，集优雅与粗俗于一身。他的这类作品早些年在上海艺博会上出现，但稍一露头，就惹了场有惊无险的小风波，被婉劝暂避屏后。对他这类作品我也印象深刻，但竟然很长时间不知道这与风车是同一作者。

真正的艺术，是以作品本身的感染力来说明问题的，而不是作者的名字。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都会被感动。

但现实未必如此，通常所见是人们因为作者的名字才对作品肃然起敬的。有的人甚至拥有了大量专业知识，可以将某些大师的字、号乃至生辰八字、人生经历等倒背如流，能够将我永远记不住的外国人名字以及定理、名言像顺口溜那样一串串往外冒泡，但很少用自己的眼睛去感知。

过去我总怨恨自己没有博闻强记的本事。后来生病住院，发现有的好医生记不住病人名字，但对所有病人的X光片子过目不忘。现在想来，这与我记不住伊其理的名字，却记住他的作品，是异曲同工吧？

绕梁三匝，绕到最后竟是表扬自己。各位看官，请看我病中昏聩的份上，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虚弱的人，总是更喜欢自夸。